

中国新文艺大系

1949—1966

中篇小说集

下卷

孔罗荪 朱寨 主编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6609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987·北京



1166092

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

主 编 孔罗荪 朱 寨
主编助理 王鸿谟 宓乃竑
责任编辑 邢菁子

中国新文艺大系

〔1949——1966〕

中篇小说集（下卷）

中国文联出版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6开本 52.25印张 6插页 1140千字
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（平装）ISBN7—5059—0221—0/I·138 定价：13.10元

（精装）ISBN7—5059—0222—9/I·138 定价：15.60元

2-11/67

目 录

桥.....	刘澍德	1
黄金海岸.....	秦 牧	55
铁木前传.....	孙 犁	128
浪头与石头.....	方 之	163
水滴石穿.....	康 濯	195
冰化雪消.....	李 準	319
辛 俊 地.....	管 桦	355
我的一家.....	陶 承	456
在和平的日子里.....	杜鹏程	507
狠 透 铁.....	柳 青	606
女皇王冠上的钻石.....	鄂 华	639
九级风暴.....	陆俊超	685
王 刚 传.....	胡万春	747
(1) 特殊性格的人		
(2) 内部问题		
卖 烟 叶.....	赵树理	808

桥

刘澍德

你看，我把这个围腰头^①画成什么样子：几朵梅花差不多叫我画成红五星，落在梅枝上的喜鹊，象叫大风吹得站不稳脚，身子侧歪得那样厉害，叫人担心它就要从树上掉落下来。另一只在天空中扇着两翅，正要往梅枝上落，冷眼一看，它的尾巴也变成了第三只翅膀……坏透啦，这哪里象我画的？你想想，结婚的围腰，是特别惹人眼睛的。人们看新媳妇，第一眼，首先看她的脸相生得俊不俊，再一眼就要看她围腰上画的是什么花，样式新鲜不新鲜，绣得漂亮不漂亮。画围腰的人，往往跟新娘的生相、嫁妆，一同受到夸奖或嗤笑。小云结婚时节，如果扎起这个围腰，人家一定要问：“哪个把围腰画成这种丑样子！二珠吗？她还算描花好手呐？呸……”

午间，小云来到家里，带着一脸高兴，把一个印着贸易公司红字的灰色小纸包扔在桌上，很神气地说：“二珠，给我画一个‘喜鹊登梅’，好点画，可听见！我两个嘛，今日你帮我，明日我再帮你。”我说：“你好不识羞！只有我帮你，你能帮我哪样？”小云把眼珠斜到眼角上：“别装佯！老多年前怕就说成啦，哪个人不晓得！”我说：“他们说他们的，反正我不同意。”小云吃惊一般笑起来：“呵嘛呀，你还没同意？啧，啧，啧，你跟小海，每日做活在一起，玩乐在一起，就差没住在一起啦。”我瞪着眼睛说：“在一起又咋个！反正不到那时候，我就是不结婚。”小云知道我是指着入团说的，立刻用眼睛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，然后说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很有希望。”小云比我只大两岁。要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另外一个人，拿这种口气和我说话，我就要说：“到别处去摆你的老资格！”小云可就不同，哪管她说的是句笑话，我都觉得重要和有用的。

小云走后，我拿出笔、墨、砚台，先研好墨，然后打开纸包——呵哈，白龙头细布，虽然没漂过，布丝可是又白又细密。样式已经剪好，很象村子南面那座小团山。望着，望着，小团山上真就生出一棵梅树，枝上开满红色的梅花，一只喜鹊落在高枝上，仰着头，张着嘴，召唤它的同伴。另一只喜鹊，从天空飞下来，抖着翅膀，翘起尾巴，就要落到同伴的身旁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拿起围腰头，贴到胸脯上面，不由得走到墙边，站在土改时分得的那块一尺长的大镜子跟前，看了一眼，我立刻呆住了。我想起那年冬天，忽然落了大雪（从我生下来，第一次见到的雪），地上的雪虽然化了，小团山还是

^① 围腰头：北方围裙，围腰头，即围裙嘴。

白白的。当时全村子人都跑出来看山，看雪。山景确是很好，只是一片乌云，在山背后的天空上翻腾。大家说，“可惜是个阴天，要是晴天，团山更好看啦。”我的旧衣服补着各式各样的补丁，就象那片乌云一样，衬得小团山都丑陋啦。心里一不痛快，不单梅花画得走了样，就连喜鹊也生出三只翅膀来啦。

我并非因为穿不上好衣服就生闷气。你想想，再过两日就要交“冬至”了，身上连多一件遮寒的衣服都没有，仅只这件旧衣服，已经破得八零八落，补丁快要补不住啦。昨日到小海家去玩，小香（小海妹妹）那小鬼，挨我身边站着，两手一齐搭在我的右肩头上。忽然间，她鬼笑鬼笑的，不住对她哥哥使眼色，引小海向我身上注意。小海一面拿眼睛向我身上瞟，一面向他妹妹摇头，象是禁止她的样子。我立刻晓得：他们对我一定又搞什么怪名堂，赶忙把眼光收到自己的身上——呵呀，原来小香扯起我衣服上的补丁，胸前露出一块白白的三角——我回手打了小香胳膊一巴掌，赶忙跑回家里来。

要是还在解放前的苦日子里熬，要是今年的年景不好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全村子的人，哪个不知道我家今年增了产，哪个不说我爹高正国的增产，得了他女儿的力。可是谷子攒完了，家中一颗谷子没存，在场上就你三斗、他二斗的借出去了。最怪不过的是：这些日子，爹每日都是出去赶牛车（据说赶一天牛车，抵得三个割谷子的工）。他清早出去时，总是拿菜叶包上两个饭团（他不肯在外面下馆子），爱嘬几口烟，烤烤又是家出的。花销一丁点全没有，拉车钱却一文也不带回家里来。上前天，妈问了他一句，他沉下脸来说：“你可是查帐？”妈见爹不高兴，就不再往下问啦。妈既然不追究，作女儿的不便多事，因为我们一家是全村公认的和睦家庭吵。

一阵争吵夹着笑声，从小海家楼上西窗口里传过来。小香叫得最凶，笑得最响，喊叫的声气里，好象还夹带上了我。你知道，我向来不爱在背地里偷听别人说话的，可是小海家的话，有时候我总要听它一听，何况话里面还有我一份呢？

我们两家虽然分住在两院，房子却是很挨近。我家的东山墙，紧靠他家西山墙，两房中间隔着一个六尺宽的土台，台上面生着一棵石榴树。小海家的山墙上，开着一道窗子，话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

我走到石榴树下，听见小香正说：“……爹也向着她，妈也向着她，给我买一样，就给她买两样，我说吧，要不是爹妈偏心，也是哥哥出的主意，哼！”

“哪个出主意？哪个出主意？你浑说些什么！”小海声气里，带着半真半假的气愤。

“你就是爱眼热。”说话的是二婶（小海的妈），“告诉你，我的主意。昨日你不是把二珠的胸口都给扯通啦？二珠早晚总归是我家的人。你还看不出来，要是等她爹给她缝衣服，恐怕要把二珠冻病呐。”

“那老倌快要变成财迷啦！真是……”

小海的话头，立刻被他妈截住：“声气放小些，小心他们听见呐。”

只听楼板咚的一响，我赶忙躲在树荫底下。从树枝缝缝向上一看，一个团下巴，两个圆鼻孔，长长眉毛上盖着一绺黑头发，两只大眼睛，从院心转到房门口，然后轻轻咳

嗽一下，小声地：“二珠，二珠！”喊了两声。要在平日，就是不搭腔，总要走出树影，望着他笑笑，或者打个手势。今日，我紧紧贴着树身，教他连影子也瞄不着。

随着，地板又是咚的一声响：“还好，他们全不在家。”跟着就听他妈说：“说实话，我可没见过这份人，对他的老牛比姑娘还上心。你看你大爹（指我爹）每日清早，提着手篮蹲在牛身边，一把一把给牛抓痒，一个一个代老牛找虱子，姑娘冻得什么样，他全管不着！”

小海说：“听说老倌把拉车钱在外村放了账。他自己不肯对人说，瓶口罐口扎得住，人口可是扎不住。”

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立刻跳下土台，退回院子来。我很想动点真气——气他们一家不应该那样看待我爹！但是，我又气不起来。我们两家好了几十年，我和小海又是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。小海和我好，他们全是笑着，盼望我们走到那一天。尤其那个二婶，她对我真是知寒知暖的。拿今日事情来说，她对我的关心，已经胜过我的爹妈。再说小海吧，爹这几个月整日赶牛车，田里的活计，全丢给我一个人，一到忙不过来，小海就起早贪黑地帮助我。大家常常取笑说：“小海已经是高正国上门的儿子啦，……”有了这些关系，我的气咋会“真”的起来呢。

妈从地里抱回几大棵青菜，到厨房去烧晚饭，把米洗好，缸里水已经空了。我拿起钩担，挂上水桶，到龙潭去挑水。龙潭在村西，有半里远近，去时下坡路，回来就很吃力。我走出村子，刚要走下坡脚，就见小海挑着两桶水，从仙人掌的夹道里，迈着快步走上来。走到跟前，他歇下水桶，笑一笑，唠唠嘴，意思是：要我把水桶和他对换。我说：“不要你的。”我并没有望他，我望着水桶里的一片菜叶（叶旁边映出他的面影）。小海说：“你好象生了气？是不是小香昨日惹了你？”他左手抬着扁担，伸出右手向我肩上抓。我退了一步：“人就是怪，当面作人情，背地里……”我赶忙把话咽住。我觉得，假如我真个说出来，以后说的人自然不肯再说，听的人也就无法再听了。幸好他没听清我的话，只说：“赶快，我不能给你送到家里去，因为有你在家，当着你妈的面不大好意思。”

等我挑起他的水桶，刚才走了三步，小海在背后就说：“哼，明明想要，还要拿一手，我这才叫冤枉呐。”晓得他是故意逗我，我也就不理他。当我把水挑到家里，妈笑着说：“我的女儿，可真有本事，出去就回来，象井在门口一样。”我脸上当时发了烧，却回答不出一句话来。我的心里说：“妈，别装昏，爹跟我不在家时，你用的水打哪里来的呀？”

我把菜洗完，切好，妈向锅里舀了两瓢水，把青菜放到锅里。她回转身从墙洞上拿下两个罐罐，两个全是空的。她皱了一下眉：“少油无盐，日子过得真焦心。”我顺口抵上一句：“你就会对我诉苦，爹一回来，啥话都没有啦。”妈说：“我不对你爹说，难道我怕他吗？我不愿意为了吃吃穿穿跟男人吵嘴。老古话说：‘酒肉宾朋，柴米夫妻’，我扎实恨这句话；那是笑女人吃不得苦。我跟你爹苦了一辈子，为了吃吃喝喝，向来没

有争吵过，你从小到大，亲眼看见的。再说你爹，又不是那份胡吃乱用的人……”

妈正在教训我，厨房忽然一黑，二婶就象一堵墙那样站在门口：“你们真早班呐，我们还没烧火，你家饭都好啦。”二婶的胖身子，把屋门遮住了一多半。她胳肢窝里夹着一卷布，面上带起亲切的笑容，看看妈又看看我。我已经晓得她是干什么来的，借故说厨房小，自己退到门外，让二婶进来。

妈说：“饭烧好还早啦，还得给油罐烤烤火，盐罐洗洗澡呐。”二婶说：“你家是省吃俭用，并不是没钱买。”妈说：“有钱还说啥！就是她爹不得闲，二珠还可以买啦。”二婶尖起声气说：“别哭穷好不好？你家有几斤几两，瞒得别人可瞒得过我！”妈说：“就算瞒不得你，那你就估估到底是几斤几两！”两个人各占灶台一面，半真半假地吵着。妈象生了气。二婶把烂眼边挤成两条红肉。她说：“我并非来跟你吵嘴。说正经的吧，我是给小二珠送点东西。”说着，把布卷放在盐罐口上，“几尺布，给姑娘缝件衣服。”妈说：“你这是干哪样？别看少油无盐，缝件衣服钱还有呐。别羞人吧！”二婶说：“告诉你，这一年来，家里外头，二珠没少帮助我们，一年到头啦，就是这点小意思。”二婶编出来的理由，根本是不能成立的。你听妈咋个说：“呵嘛呀！你是和我清工结账来啦！提到干活，小海帮助我们的不是更多嘛，你说我该咋个还法吧。”二婶知道非说实话不可啦，就凑前一步，说：“说老实话，再三日就是冬至节，二珠身上衣服还很单薄，我跟他爹说：我们买冬衣给二珠也带一份吧，早晚还不是自家人。你老两口可千万多不得心，我们两家，你是谁，我是谁，用不着分斤劈两。我两个长话短说着，如果明年给二珠送东西，我们少送来个件把两样，你们也是不会挑剔吵——我得赶快回去煮饭，他爹晚上还要出去开会呐。”

送二婶出门，带回一捆松毛，抽出一条，挽了一个结，丢进灶膛里面，甑子底下立刻冒起泡沫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妈正翻弄着二婶送来的布：六尺红标准布，六尺阴丹士林布，妈说：“上衣有啦，裤子也有啦，还是我二珠好，有人惦记着。”我心里正在不是滋味——从画围腰时想到的，石榴树下听到的，送布来时看到的，对于我不是快乐，却是闷躁。我十八九岁的人，分得了田，自己又能劳动，我就该有独立的生活，用不着这个扶养，那个照顾！但是，目前，连穿一件衣服，还得指着这个，望着那个！同时从送布上面，我好象看出我们两家人已经起了什么变化，两家的生活也有些不大同道，要我清楚说吗，我又说不出来。我的心正在别扭着，妈的风凉话，吹得我发起火来：“是我要他们送来的吗？我有田，我能劳动，用得着哪个送！两块布稀奇不得，你根本就不该留下……”我还想说下去，却被一串咚咚脚步声给打断了。

小香端着两个土瓷碗，甩着两条小辫子，一直跑入厨房。哒哒两响，碗落在灶台上面：半碗白白的猪油，一碗春成细粉的盐巴。她气喘喘地说：“快腾，快腾，我锅里的饭快烂啦。”我说：“图快，你就原样端回去。”妈生怕我把气发到小香身上，赶忙说：“小香，要忙，你先走，我马上腾完就给你们送去。——你二珠姐又犯老毛病啦。”小香说：“我知道她的病根在哪。”说着，我觉得胳肢窝一痒。当我转过身来，小香已经跳出门坎，在窗口外面用手指着我：“哈，哈，昨日打我一巴掌，今天算是捞

回本来啦。”说完，撒开脚奔向大门飞跑。到门口刚要转弯，只见小辫子绕了个花，身子向右一侧歪，立刻被门外面一只大手抓住。——要不是爹的眼快手急，小香会跟我家老水牛抵起架来。

爹卸了车，把老牛拴在车辕上。从车上蓑衣底下拉出一把稻草，丢在牛嘴下面。然后按照老习惯，到厨房来洗脸洗脚。我虽对爹不满，但他走路的样子却使我吃了一惊。往时，爹穿起土改时节分来的大皮鞋，挺起高高的身骨，每跨一大步，地心震得咚咚响。现在他肩头有些侧到左边，二十多步路，走了两个小弯，粉红色的尘土，遮盖着满脸上的皱纹，低垂着头，好象脖大筋快要支持不起啦。

妈打来一盆水。爹先洗完脸，然后洗脚。草鞋底已经磨得快要通了洞，上面的绑脚断了，用麻绳子拴着。我以为他会把它丢掉的，可是脚洗完了，脚掌搭在盆边上，拿起麻绳抖抖索索地补缀起草鞋来。

我把饭桌放在他的身边，摆起三个人的碗筷。妈端出甑子，盛上饭菜，又从屋里端出一碗卤腐。他的草鞋还没有补完。

妈催了两三次，爹才把没补完的草鞋，摆在桌子下面，他左手撑着桌面，在草墩上扭转身子时候，他紧紧地皱起眉毛，好象搬运沉重东西那样吃力。“唉，可真累够啦。”妈说：“整日骑在牛身上，咋个还喊累呐？”爹拿起筷子说：“别人赶车骑牛，我可从来没骑过，为了教老牛省点力气可以多拉一些子。今日给粮食局拉石灰，大家的车全装好了，剩下几块就是没人肯拉。掂掂分量，也不过两百来斤，我就把它装上啦。回头是上坡路，再加上额外的分量，没拉上五里路，老牛喘得生象拉风箱。我又贪多拉又心疼牛，心里老实着急。后来我还是用出老办法，把皮条拴在牛车上，我跟老牛说：‘走吧，我帮你个忙。’我们两个一同拽，一同喘，一同流汗，我心疼老牛，老牛也象心疼我。拉上坡来，一身大汗把眼睛流得都发黑啦。”说着，他端起汤盆，吱吱呷了起来：“啊，好甜的青菜汤！”舌头连连舐扫上唇的胡子尖，把笑容显得很奇怪。爹夸奖妈的饭菜，是我家的老规矩，从我记事以来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在旧社会，爹长年在外帮工，只有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回家看望我们一眼。妈知道爹要回来，无论想尽什么办法，总给爹做点可口的东西吃吃。爹坐上桌子，吃到在地主家里一点也沾不到嘴皮的东西，总要夸奖一番：“这菜味真甜。”直到妈笑着说：“吃吧，别费话啦。”爹的嘴才光为吃饭活动啦。

今日，妈并没有笑（当然更提不到满意）。妈把筷子搭在碗边上，望着爹说：“你单知道甜，一点油盐都不向家买，今日不是她二婶送来点油盐，想甜也甜不起来。你赶快留下几文钱吧。”爹说：“呵呀，一回家来总是这一套，不是油，就是盐，一点也不可怜人。解放前，荞面拌辣子，日子也混过啦。现在日日吃大米饭，一时缺点油盐，这就吵个不得，人就是不知足！不知足，没办法！”妈说：“解放前是解放前，现在翻了身，手里又不是没有，大家一年苦到头，还是少吃无穿，你说说，翻身为的是哪样？”爹说：“我也没比你们两娘母吃得好，穿得好呀！”我刚想插嘴，妈一把扯住我的衣服：“你看看，姑娘的衣服破成啥样子！你不可怜，别人都可怜啦，别人把布都送来

啦！”爹的平静的脸上，一点也没露出什么表情，就象早知道是怎么一台事和应该有这么一台事一样。立刻就说：“有人送来不更好吗？我就省得再买啦。”他拉拉自己被汗水浸得半蓝半白的上衣：“你看，我的衣服不也是破吗？你摸摸，汗气还没干啦！”

我立刻插了嘴：“爹，你的钱放什么地方啦？大家整天这样苦，不是为了把生活过好点吗？”爹连连摇头：“莫急，好生活，还早些。耐着点吧……现在就是苦一些，总算有个奔头！”说到这里，爹显然高兴起来，最后一口饭，筷子扒得又响又快，他的精神象又壮旺起来。

爹放下筷子，打开皮烟盒，裹起草烟。妈提泔水去喂两个大胖猪，我向厨房里收拾碗筷。两只鸽子，一群小鸡，吃饭时围着桌子绕，人一离开立刻跳上桌子啄饭粒。那个大胆的小红公鸡，竟跳上甑子边，翘着尾巴，一口一口啄里面的白饭。忽然，咕的一声，五六只小鸡，象受了爆炸一般，忽的飞到半空。方桌面上，马上出现一个很深的圆坑坑。爹手里擎着烟管，眼睛瞪得烟锅那样圆。甑子里的饭，已经被小公鸡啄出一些黑点点。我索性抓起被鸡啄过的饭，给小鸡撒在地下。这一来，爹更气啦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田里、场上，满地全是谷子，你竟拿饭来喂鸡！你抛撒，浪费，你应该还是吃菜叶、树根，你糟蹋人！”这几个“你”，可把我骂恣啦。我说：“不用吵，快要不糟蹋你家啦。”爹象着针刺了一下，猛然一怔，使力望着我往回端甑子的后影：“很好，我晓得……”

待我回来抹桌子，二叔（小海爹）走进院子来。爹说：“来得正好，我正找你啦。”二叔说：“用不到你找，我先来找你吧。”我丢过一个草墩，二叔坐在桌子对面，爹把烟盒向他那边一推：“咂烟吧，自家卷。”我觉得有些稀奇。这两个人你说“我找你”，他也说“我找你”，找到一起却没话可说了。爹呢，烟杆挂在两腿中间，两眼盯盯的瞪着地皮。小海爹咂起烟，皱着两条黑眉毛，好象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坐了一会，咂了两口烟，小海爹望着爹说：“今日你象打不起精神，咋个？有哪样心事吗？”爹说：“累啦。”“大概又帮老牛的忙啦？”“可不是，整整拉一个金山坡。”“力气别使过头啦，留着老命还要过社会主义呐。”爹笑了：“就是为了社会主义！——从前谁肯这样干！现在虽然苦，苦得有奔头。”“象你这份苦法，我倒不干。”他向地上磕了磕烟锅接着说，“我主张该干时干，该吃时吃，该穿时穿，穿上，吃上，干起来才有劲头。”“你说得也有理，不过，猪向前拱，鸡往后扒，各有各的活路。穿呐，吃呐，我也很喜欢，不过我觉得还不到时候。——听说你卖粮了吗？”

“卖了四百斤。——你笑？卖多了吗？你是不同意的，我晓得。昨日到区合作社，李区长也在那里。合作社孙主任说：‘老陈，政府现在要收购余粮啦，你们互助组生产整得不错，回去做个思想准备吧。’响鼓不用重捶，我知道自己是组长，又是增产户，当时在合作社就卖了四百斤。李区长望着我笑：‘嗨！老陈带了头，一卖就是四百斤？……’不说啦，多呐？少呐？反正是话里有话。我回到家来，开了个家庭会，商量卖粮钱咋个用法，全家人一口同音：‘买冬衣！’好，买就买吧。今日小海跟他妈到贸易公司，把四百斤粮一炮就干光了。好大夫，包干治。”

爹说：“你真是又有主张又会讲民主，凡事都比我先走一步。哼，这一些让你先走好啦，至于向社会主义奔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你一步也拉落不下。”他象很有把握地笑着。

“咋个？比你先走一步！你这是指什么说的？”

“样事都指，连你对二珠都在内。”爹叮望着二叔笑。

“呵哈！对二珠？我可没想到。这全是小海他妈的主意。”

我坐在桌后面，翻着连环画，想要找一幅“喜鹊登梅”。想不到谈话扯到我的身上来。我赶忙躲到屋里边，连环画虽然看不清，说话声却听得清。

爹说：“不论是你的也罢，他二婶的也罢，主意也并不怪。我没顾到的，你们顾到了，也说不上不应该。我家二珠，搭过年十九，小海搭过年二十，全达到了结婚年龄。今年秋天，我本想叫他俩订个婚，他俩反对，说：‘我们的事情，不消你操心，等入了团再说。’入团是好事，求进步嘛。不过，子女们大啦，日日搅在一起，我有些不大放心。我跟你讲：我希望他两个明年春天结婚，你如同意，我打算招小海来家上门^①……”

“什么？！你说什么？！”小海爹的响亮嗓子，拉得更高了：“上门？你是什么想法全想到，铁算盘打到我的头上来啦！好主意！好主意！”

爹仍旧笑着：“你就是好急。我咋个算是打你的主意！你家三个大人，全是精强力壮，再过二年，小香也成了人，加上二珠，就是五个主要劳动力。我家三口人，她妈又苦不得，只能算个半劳动，如果除掉二珠，只剩我一个老孤人，别说搞副业，田都会盘不成啦。我有一个计划，因为没到时候，还不能彻底对你说，就是不说，你想想，对你一家只会有好处，不会有坏处的。”

“我早替你想好啦：小海来你家上门，盘田的有啦，搞副业的也有啦，养胖猪的照顾家务的人全有啦，看得出来，你又是耍起那套养鸽子的老把戏。告诉你，行不通！”

一股热气忽地冲到我的脸上——小海爹的话实在太辣火啦。今年正月，我到舅爹家要来一只小白鸽，到会飞以后，才知是个母的。一天，它忽然飞了出去，大半日也没回家。我和妈说：“小白鸽没有伴，不会回来啦。”不上一会，两只鸽子落在屋檐上：一只只是小白鸽，另一只是浅灰色的，比白鸽高着一个头，黑嘴、黑尾巴，配着两个黑翅膀。它把头抬得很高，脖子上的毛闪着绿光，又精神，又好看。一落到房上，它就绕着小白鸽打转，咕，咕，咕地叫个不住。后来，拨开翅膀，在小白鸽身上跳上跳下。妈说：“小白鸽带回男人来啦。”我向地上撒了一些米，小白鸽立刻飞了下来。新来的鸽子，尽在檐上望。它伸长脖颈，闪着绿光的头，左歪一下，右歪一下，眼睛射出琉璃珠样的红光，就是不肯下来。我从箱子里抓出一把豌豆，撒在院心，随即退到窗口。公鸽在檐头来回走了两转，就大着胆子飞下来；先啄豌豆，后又啄了一气米，吃饱以后，跟着白鸽一起飞进窝里，再也不走了。不上三个月，孵出一对小鸽子，小海、小香不管人家舍不得，硬给抢走。夏天又孵出一对，刚刚养大，爹嫌费米，偷着拿到州街，换了二斤香油

^① 上门：即入赘。

和二斤盐巴。村子人说：“高家真要发家，无论什么东西，都来帮助生产。”——今日二叔这样说话，把我们看成怎样一个人家？把我看成怎样一个人？把我和小海看成怎样一种关系……我起了很大的反感，——他们一家人，无论当面背地，对我们为什么全是这种态度呢？

爹的鼻子、眉毛紧向一起扯，满脸皱纹向中间聚拢，象一条细麻线绕在两眼和鼻子的周围。爹一向在忍气时节总是这个样子。脸上的笑容虽然没有消失，中间却夹着一些气愤。他仍旧平静地说：“老二，要说养鸽子的话，你给二珠送布，还不是一样道理？这值不得你这样发急。再说，我们说了，不见得就能作数，还要看他们同不同意。”

小海爹叹口气说：“我很稀奇，这半年以来，我们两个只要见面一扯谈，不论公事也好，私事也好，总免不了要抵气，有时候不该说的话，也会冒了出来。”他眼睛向窗户里望，他是想叫我听见的，“今日下午，村上开骨干会，我看人家大批评了一台。”他把话顿住。看样子，他想把话岔开，却又打算说下去，一时又思索不出应该怎样说好。隔了一下，他说：“今晚上开动员大会，我是来喊你一道去参加，你就不是乡委员，也该到会去听听，老实说，这一年来，你开会实在太少，许多问题你全接不上火啦。”

“哪样动员大会呀？”爹专问二叔不肯说的那几个字。

“我不是说过：收购余粮吗？”

“你并没有说。呵——哈！”爹长长打起一个呵欠，“今晚上，我可是太累啦，还是二珠去听听吧。”下面两句话，说得半清不楚的。

“不说出来，就是怕你不去；说了出来，哪知你更不去，真是叫人没办法。”二叔站起来，脸上透出烦躁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，“老高，你回想一下，从前我们是咋个来着：土改那阵，你人熬病了，还是抵着干，当时，哪个不说你高正国大公无私，积极热心。现在可好，你光是为着自家忙，乡上，组上，就是天塌下来，你也完全管不着……想不到人会变得这样快法！”他走出几步，扭过头来说：“我看我们两个，越来越走不到一起了。”声气很大，就象爹是一个聋子。

“早迟总要走在一起的，你就是急。”爹冲着二叔的背影说。

爹和二叔是几十年的老伙伴。从我记事起，两个人总是搅在一起：先前在一起打短工，后来一起到个旧去背矿^①。解放前一起给地主黄远做长工。解放以后，减租退押，土地改革，两个人又一起闹翻身。爹和二叔全是村里的积极分子，一同选上了乡委员。展开互助生产以后，二叔虽然当了互助组长，大家却说：“组长是陈为邦当，主意多半是高正国拿。”爹不单耨田是好手，搞副业——烧窑、磨粉、赶车、吆马，也完全内行。比如今春天旱，秧栽不下，政府号召抗旱生产，全村人等待、观望不肯动手。一天，爹向二叔说：“响应政府号召吧，今年确是要旱。你看这个花，都跟往年不同。”他从口袋里取出两朵喊不出名的野花苞苞：“你看，花心发紫，花瓣包得也紧，闻一闻，香味有多浓，它也准备抗旱啦。你担心大家不动，那不生关系。我们先把组上动员起来，带动

^① 矿：即矿苗。

全村，组上如不同意，我们两家首先车水栽秧，只要我们一栽，组上就会动起来，我们小组一动，说不定全村就会慌了神，这样一下子就抗起旱来啦。”小海爹听了爹的话，我们两家首先车水栽秧，果然不错，我们一动，先是组上跟着动，后来全村都动起来。到秋来，我们先栽的增了产，后栽的保了产，最后栽的“头上顶着三两颗”——减产啦。大家都说：“要不是陈为邦组首先响应政府的号召，大家今年硬是要背时。”

秧栽完的第二天，爹从外面买回一辆牛车，眉开眼笑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在出门拉货的头天晚上，爹把我喊到他的屋里，象谈什么秘密事情那样：“二珠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：政府为了搞社会主义，订了五年计划，我想，我们农民生产，也该有个五年计划。现在我订出来一个，想要照着它做，不晓得你可同意？”当时我觉得很新鲜。土改以后，大家一次又一次的，订出什么爱国公约呐，增产计划呐，还没听见有人订出过“五年计划”。爹是有心计的人，他搞出来的事一定不会错。我说：“向国家看齐，总是好的。”爹说：“我出去赶车，也是订在计划以内的。你既同意，田里活计就要多下一把力。忙不开，不要紧，找小海来帮忙。”我这憨包子，也没问问计划里面订些什么名堂，就一口答应下来。

互助组成立时，选举正副组长。大家提出爹和二叔。爹的头摇得象只铃铛鼓。大家嘴皮磨得快起老茧，他仍旧不肯干。爹既不肯，正组长就要选到二叔头上。爹一打退堂鼓，二叔也就不肯出头。后来爹对二叔说：“你干，我来打帮锤。”二叔才算应许下来。抗旱时节，爹倒是出了主意，到赶上了牛车，他早出晚回，一天也不着家，一遇组上有事，二叔先在窗口喊，然后又来家找，急得直转磨磨，也找不到商量的人。一下子等回来了，见面就不免要吵一台，说是吵架，也只是二叔对爹发脾气，耍态度，爹一直笑着，听上十句答一句。

今晚，二叔白白来邀爹，白白和他吵了一阵，结果还是我一个人去开会。

走出门来，将圆未圆的月亮，高高地照在东方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因为要爹出来开会，跟他拗了一阵，竟把时间耽搁，想找一个伴吧，开会的人全已走光啦。

我们龙竹乡，是龙竹箐、百泉、桑村三个村子合成的。因为百泉村在龙竹箐和桑村的中间，就把乡政府设在那里。我们两村，隔着一条龙河，从村北面下坡脚，走过板桥，还有一段石头路。

我越走越快。我倒不是害怕，却是因为今晚上的大会非常重要，生怕到晚了，听不完全干部们讲的话。如果记得不清楚，回来咋个跟爹交代——说不定还得打通思想呐！

走出村外，月色显得更明朗。绕过小坡，刚要走上通到板桥的小道，小海从树影里走出来：“等你好一阵啦。我就知道你爹不会来。”我们两个一同走上小板桥，桥有两丈高，河水映着月亮，闪出一片金光，在脚下哗哗地吵叫。过了桥，小海说：“你爹倒是应该来听听，你听了也怕不抵事。”我心里本来不痛快，小海说话的口气，又是他爹那一套。我立刻说：“你们一家就会小看人！……”小海踢了一下脚下的土块：“小看人？你听着：今日下午开骨干分子会，讨论村上收购余粮问题，各组组长在摸各家的底时，我

们组上的李方升，硬说你家生产冒了尖，还有什么变相剥削；我爹不同意，刚一开口，马上大家就你一句、我一句的，批评我爹包庇自发势力。当时把我爹气得要死。所以今晚上我爹希望他去听听总路线，免得现在卖粮思想搞不通，也省得将来生产走歪路。”听了小海的话，我才明白，二叔今日为什么那样不痛快，对爹那样发火和说话那样不留情。我说：“他快累死啦。我死缠活缠他都不肯来。”我又急又气，心里又糊涂。我家有了剥削？多急人！自发势力又是个什么名堂呐？我们是雇农，在减租退押那阵分得几文钱，爹买了两口小猪。小猪养胖时，土改来了；把分得的果实和两个小胖猪凑在一起，买了一条老牛。去年年成很好，爹卖了粮，又买了四口小猪；今春卖了两口小猪，才拴上牛车。爹总是劳动着，咋个会有剥削呢？我左想右想着实想不通，我的心也同身左面的龙河，遮起一层昏蒙蒙的夜雾。希望小海给我解释一下，他也说不出个水落石出。看样子，他倒很想讲个明白，却一时不摸头脑，只是左一句“冒了尖”，右一句“冒了尖”。我截断他的话头：“算了吧，你别冒啦。”

也许我说话的态度不对头，今晚上小海的神情咋个这样不自然？我们走过板桥，上了石头路，他就象个走入荒山的孤人，这面望望，那面听听，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，把我搞得更加糊涂起来。当我们走到石路中间的岔道上，他听见前面有人说话，喊我放慢脚步，故意落到后面；不料后面又来了人，听到了说话，他喊我快走，等到前头和后头的人，快把我们夹在一处的时候，小海象匹受惊的马，转过头，直瞪一下眼睛，放小声说：“我要先走一步。”撒开两腿，把我抛在后面。

小海闪开我，把心闪透亮了：“自发势力”一定是种坏东西，向前再走一步，就会搞出怪名堂。小海闪开我，大约是：跟我在一起，怕受到拖累；李方升、李登云批评他爹，把他吓破了胆。你小海，一向对我甜言蜜语，不论讲起哪样，都能说得天花乱坠，可是到了紧要关节，就往旁边一躲，呸，光说白话的胆小鬼！

刚进乡政府，大殿上象是扯起一下闪，明晃晃的煤石灯，照得会场通亮。乡长兼村支书王嘉坐在大殿上人堆里面的条桌旁边，跟王近仁、小云，还有另外几个人谈话，短烟管支在桌面上，一长一短的两条烟雾，交换着向上飞腾。他长着高瘦的身骨，酱色方额上，横起两道长眉，一片络腮胡，从耳朵连到下巴，把鼻子嘴巴围了个风雨不透。他一年四季，总是兴高采烈地从乡上跑到田里，很少见过他愁眉苦脸，或者象二叔那样大发脾气。有时候，他把我们小辈子批评得快要哭起来，笑容还在他胡子根上打转转。土改时节，他当选农协主任，直到现在，村里的人还喊他王主任，我们年轻的就喊他“老农会”，实在他并不老，四十刚刚挂个零。因为他胡子多，对年轻人特别疼爱，大家很自然地就把“老”给他加上了。

“李同志咋个没跟你一同回来？”小云问老农会。

“到省城学习合作去了。他会给我们带回很多新东西来。”

李先之是县的驻乡干部，从土改一直待到现在，他的特点是：说话少，办事多，一得工夫，就教大家认字。他说：“两年以内，教你们龙竹箐人，没有不识字的。”他说了，就认真干起来。别人不说，仅只上过一年冬学的老农会，现在也会念《农民报》了。因

为他和群众关系打得好，大家就很关切他。三天前，他和老农会到县上开会没见回来，我们以为把他调走了。

三村人全到齐，老农会站起来，用烟锅敲了几下桌子，潮水般的人声马上安静下来。老农会说话声气并不大，每个人都能听得清。他向大家讲说政府的收购余粮政策。从生活改善，说到生产提高。他代大家一笔一笔算细账，引起大家想起过去许多伤心事。在讲话里面，有的象是谈家常，有的又象讲故事。话里有酸有甜，说的又有声有色，每个字，随着他沉重的声音，进入大家的心里。他说：“大家过好生活，走入社会主义，第一步先要出卖余粮，支持国家工业化……”

“不卖成不成？”老农会身背后，冒出了一大句来。“如果粮卖出去，将来吃啥呀？”问话的是百泉的赵升荣老倌。他一面说，一面向前挤上一步。

老农会折回头望了一眼老倌：“赵二叔，你家大约年纪高了，耳朵不大听用。——政府向我们买的是余粮，不是口粮。粮全买光，完了再卖给大家，贱价买进，高价卖出，那是奸商干的事；共产党绝对不干那样事，政府买粮，正为了反对那样事。”

赵升荣老倌“唔”了一声，侧楞一下耳朵，不再出声了。

“有粮不卖可成？不是有买卖自由吗？”李登云说。

“政府不强买，我们可是应该卖。我问你：有余粮不卖给政府，你是打算卖给投机倒把的商人？！请大家回想一下：今年按豆，大家买豆种是个啥样情况！当时政府牌价四千五，你们先花七千，后来八千，八千五向商人手里去买。人人喊贵，不买又不得，结果吃了天亏^①；大家只是抱怨政府脱销，可是不抱怨我们农民在冬天那阵，为什么不把豆子卖给国家？！疮疤好了别忘疼，这些罪难道我们还没受够吗？李登云，我再问你：你大哥在个旧当工人，侄儿子在学校上学，你不卖粮给政府，他们难道吃大锡，啃书本本，喝西北风活着？”老农会把烟锅向桌上一敲。

“工人是老大哥，领导我们，可是还得靠我们活着。”说话的，是桑村看坝口的王小天。

“王小天老先生，冲你说话，好象工人阶级只靠农民活着一样。不过，我要问你：你穿的衣服，可是你老婆织的？吃的盐巴，可是你自己煮的？你身上没生白毛，没有赤身露体，你得亏谁？盐呐，布呐，政府整汽车给我们运到山卡卡里来，汽车是谁造的？开车的又是什么人？你张口闭口社会主义，集体农庄，不靠工人造机器，你可会造拖拉机？！……”

王小天一把抓下瓜皮帽，使力抓搔着癞光头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王主任，我说错啦！错啦！……”

接着，老农会就说：

“大家天天喊叫社会主义，等到社会主义来到了面前，偏生又要讲价钱。政府指出光明大路不肯走，单要走自己想出来的那条小路。有的人不参加互助组，认为单干自由。象李存家，现在后悔全来不及。有的人，生活好过一些，就打起巧主意。他们嫌糝

^① 天亏：天大的亏。

田太苦，又不能立刻就露大肥，生方设法想窍门，恨不得早上出趟门，晚上就变成万贯家财的富翁。他们日日夜夜，盘算着：咋个存粮，咋个放账，买多少田，雇几个长工，……全是打从前苦在一起那些穷哥们的主意。乡亲父老们，照这样搞下去，不上几年，‘土基落水，返本还原’，富了一户，苦了千家，这是资本主义的老路子，不是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，千万走不得！”他把手向大门外一指：“就拿门前两条路打比：出门走上大路，通县、通省，一直通到北京，越走越和毛主席挨近，那是活路，是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。出门向西，走上那条小路，走过心惊胆怕的独木桥，路就变得曲里拐弯的，到处都是刺棵棵，再往前就是山凹里那块坟地，这是自发势力的死路。乡亲们，这条路千万走不得！已经走上的人，大家也要帮助他，把他从死路拖出来，出卖余粮就是走光明大路的表現。同志们，明日在家里好好开个家庭会，向家人摆明两条路，动员大家把余粮卖给国家。”

我侧着耳朵，一字一句都不肯放过。恨不得象描花那样，把老农会的话全部描在心上。尤其对两条道路，我记得非常实在。呵，好啦！我明白什么是自发势力啦。

煤石灯尖只射出豆大的火星。临时拢起的火堆，木柴头冒出细细的白烟，照不清四周烘烤火人的面孔。小组讨论完了，人们呼喊着重向外拥出。我站在大殿台阶旁边，等到人全走散，才慢慢往家里走。

月亮斜在西天，寒冷的光，笼罩着苍白的冬夜。石头路上结起一层薄霜，远望去象一条白亮亮的小河。我一面走一面想着老农会讲的两条路。爹这半年心里想的，手里做的，已经象是走上另外一条路——不是通北京，是通到坟山的那一条……想起会上李登云、王小天那些人的态度，爹一定也要反对出卖余粮，……本来想等小云一同往回走，跟她在路上商量一个办法，不料人走光了，也没见到她的影子。

我吃了一惊：身后响起一串嗒嗒的响声。一个人象追来一样，鞋钉打在石头上，一步快似一步。我想：也许是小海？到跟前却是老农会。

“二珠，咋个‘落后’啦！等人吗？”他咯咯地笑。

“你家^①老不正经，我是等小云。没等到她，把你等到更好。”

“干什么等小云？”他象有些不信。

“我很担心我爹不肯卖余粮，想跟她商量一个办法。”

“看你爹近来的样子，他也许不肯卖。不过，也说不定。我看这个问题，你回到家就可以见出分晓。”

“就在今晚上？他已经睡下啦。”

“那可不见得。我跟你说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如果你回到家，他睡得呼呼打鼾，没问题，他就肯卖。如果他没有睡，一进门就问你开会情况，他就是不想卖；就是卖，也不会多。”

“他如果问，我该咋个答他？”

“你就说：卖出一千斤，看他发不发火。”

^① 你家：您的意思。

“他真的发火呐？我咋个整？”

“咋个整？说服他吧！你爹从前是积极分子呐。”

树林象隔起一层纱布，只看出一些影子。白蒙蒙的雾，野烟一样，从河上腾起。霜气扑到身上，刺得人不住打抖。

老农会看我一眼，马上撤后一步，来个老鹰展翅，一件布褂搭上我的肩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冷，小心冻着你。”我要把衣服还给他。

“不要逞英雄。我看得出。老骨头比你们娃娃抵事些，走吧。”他把右手压在我的肩上：“看，你还在打冷噤。”

“旁人还都这样心疼我，可是……”这样一想，我心里也冷起来。

他把我一直送到门口，站住脚，向院里听听，然后接过衣服，拍一下我的肩膀：“进去就明白啦。”披上衣服回去了。

进到屋来，灯还没有点上，爹推门就走进来，劈头一句：“你可卖了粮？”

“自报一千斤。”为了要叫他相信，我说得很痛快。

爹象着火烧了一下：“哪个叫你卖的！哪个叫你卖这么多！”声气全差了。

“这可怪不得我。开会你家不去，卖少了大家又不答应。”

他的手指，几乎戳到我的鼻子：“把你妈也卖出去吧！……你这……”他气喘的粗法，几乎把油灯吹熄。

妈被喊叫惊醒，翻身跳下床来，一下扑到我的身上。象母鸡披开翅膀，抵抗从天上就要飞下的老鹰，保护住小鸡崽那样，扭转头向爹望着，眼里放射出惊慌、恼怒的光。

我不知笑好还是气好。活了十八岁，爹这样发火，还是第一次。一千斤粮，咋个会把爹对女儿的温和、慈爱一下子变成暴跳如雷呢？——了不起！老农会真是把爹看透啦。

妈唏唏一哭，哭出我的真话。妈一面抹眼泪，一面用埋怨的声气说：“姑娘，你咋个哄起人来？你看看半夜三更的，把人快要吓死啦。”

爹叹了口气，一声没响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也许怕我真卖一千斤粮，第二日，爹停了牛车。

我去小云家，给她送画好的围腰头。走在路上，心里面胆胆怯怯的。一则是围腰没画好——有两处是抹上白粉重描的。二则是自发势力连小海全怕受到带累，小云是党员、团支书，觉悟很高，谁晓得她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呐？……

到了小云家，刚巧老农会也在。他正跟小云在讲话。小云见我进去，就说：“来得刚好，我正想去找你。”

“不消去找，我给你送来。”我把围腰头丢给她。小云因为有老农会在场，也就没好意思打开看，这算是救了我一驾。

“二珠，咋样呐？”老农会翻着大眼珠，盯着我问。

我知道他问的是什麼，就说：“别提啦，你家真算是拿实在啦。”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向他们学说了一遍。